

# 智能时代立体化翻译教材建设探究\*

覃 军 杨 利

**提要:** 智能时代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的深度融合催生了新形态立体化教材。基于智能时代高等教育的特征,本文指出立体化教材是未来翻译教材的发展样态。立体化翻译教材建设应依循内容立体化、形式立体化和服务立体化原则,注重体现翻译教材的思政性、针对性、时效性、互动性和衔接性特征,打造由主教材、在线课程、动态教材、资料平台、电子课件、课程论坛等六大模块构成的立体化教材,以推动我国“新文科”背景下的翻译教学模式改革与发展。

**关键词:** 智能时代; 翻译课程; 立体化翻译教材; 原则与特征

**Abstract:** The Intelligent Era sees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lassroom teaching, and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ree-dimensional textbooks in new forms. Based on the feature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Intelligent Era, this paper holds the view that the future translation textbooks will be three-dimensional. To be specific, the content, forms and service of translation textbooks should be of three-dimension, and they should be ideologically instructive, learner-centered, up-to-date, interactive and cohesive with six modules of main teaching materials, online courses, dynamic teaching materials, data platforms, electronic coursewares and course forums, thus facilitating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teaching model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liberal arts in China.

**Key words:** the Intelligent Era; translation course; three-dimensional translation textbooks; principles and features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112(2023)01-0084-08

## 1. 引言

翻译教材在翻译教学中至关重要,它既是教师组织教学的主要依据,又是学生学习的主要内容(庄智象 2007:102)。随着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人工智能推动了教育教学技术的全面升级。微课、慕课(MOOC)、私播课(SPOC)、翻转教学、混合式教学、微学习、移动学习等新型教学资源 and 教学模式纷纷涌现,引发了翻译课程教学理念的深刻变革。为了满足时代发展需求,翻译教材也应从传统的纸质模式向数字式、多元式立体化模式转型,建成新形态的立体化翻译教材,而立体化翻译教材建设与研究目前在我国尚未受到重视。鉴于此,本文旨在探讨未来翻译教材的发展样态——立体化模式,着重论述我国立体化翻译教材的建设原则、特征及实现路径。

## 2. 立体化翻译教材的界定与时代需求

### 2.1 立体化翻译教材的概念界定

“立体化教材”概念起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西方教育界,当时被称为“综合性教材”,现已发展为“开放式教材”(Frydenberg & Matkin 2007)或“协作式数字教材”(Grönlund *et al.*

\* 本文系湖北民族大学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编号 2020JY025)的阶段性成果。

2018)等形式,主要指包括纸制品、磁带、光盘、网络资源和其他介质的“学习包”(learning package)。我国在2002年“高等学校立体化教材建设研讨会”上首次提出“立体化教材”,教育部在研讨会上宣布了“立体化教材”建设的基本思路(刘振天 2002:45),自此“立体化教材”概念正式进入我国教学界。“立体化教材”统一、准确的定义仍未形成,但概念的基本界定相对一致。一般认为,立体化教材是以传统纸质教材为基础,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科学整合多媒体、多形态、多层次的教学资源;立体化教材的内容包括纸质书、数字资源、资源平台三部分(徐晔 2021:33)。

立体化翻译教材是基于现代翻译教学理念,利用互联网大数据资源库的支撑,以平面教材为主教材和基础,以多媒介、多模态、多维度的教学资源为主要内容,以立体式服务为保障的新型综合体翻译教材。翻译教材的主体应为“教学中教材的编写者和使用者”(Tomlinson 2012)。立体化翻译教材改变传统的知识“单向”传授方式,将编者、教师和学生连接起来,形成良性互动,促进教师智慧教和学生智慧学的教学模式改革。

## 2.2 立体化翻译教材的时代需求

翻译是一门实践性和时代性较强的课程,涉及领域广、模态多。立体化教材对翻译教学与实践具有明显优势,符合翻译教材的发展方向,原因主要有两点。

(1) 人工智能催生立体化翻译教材。人工智能催生新业态和新职业,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出现了新的变化,高等教育进入“人机互动”时代。“人机互动”要求高等教育更加智能化和智慧化。作为信息技术的产物,立体化翻译教材能将翻译教学与人工智能有机融合,确保“人机互动”模式下翻译课程的智能教学效果,以适应“新文科”翻译人才培养模式的要求。因此,基于翻译能力构成的理论研究成果,传统纸质模块和在线动态电子数据库模块组构的新形态翻译教材建设是翻译教材的发展趋势(张志新 2017:151)。

(2) 新型教育模式呼唤立体化翻译教材。我国正处于弱人工智能向强人工智能转型阶段,高等教育的根本特点由集体化、标准化逐步转向个性化、差异化。自主学习、个性化在线学习和虚拟课堂教学将取代集体化实体课堂教学成为主流教育教学模式(王竹立 2018:76)。传统翻译教材的教学资源滞后,授课方式单一,无法满足智能时代翻译教师混合式教学模式和学生个性化学习模式的需求。立体化翻译教材模态多样、更新及时、互动性强,符合个性化学习者的要求与特点,将成为智能时代智慧翻译课堂的重要教学载体。

## 3. 立体化翻译教材的建设原则与特征

### 3.1 建设原则

教育部2019年颁布的《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要求强化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创新教学方法,提升教学效果<sup>①</sup>。立体化教材是教学活动的第一手教学资源,是现代教学技术引领教学创新的重要推手。任何翻译教材的编写都离不开基本的指导原则(Nikoulitcheva 2002:265),立体化翻译教材建设须遵循三个基本原则。

(1) 内容立体化。教材内容立体化是指教材内容要有全方位拓展和延伸(庄智象,黄卫 2003:11),涵盖学科或行业的主体知识。当前我国主流翻译教材所选案例通常侧重文学翻译,较少涉及应用文体翻译,而我国翻译实践历程已从宗教翻译、文学翻译进入产业化翻译时

<sup>①</sup> 参见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1910/t20191031\\_406269.html](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1910/t20191031_406269.html)。

期。产业化翻译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主要是指金融、贸易、能源、生物、医疗、机械等产业领域的翻译实践。据中国翻译协会(2021)推出的《中国语言服务行业发展报告(2020)》,信息技术、教育培训和知识产权为排名前三的产业化翻译领域。翻译教材的内容立体化便是拓展和延伸教材内容,紧跟翻译市场需求,实现重心转移,将多维领域的应用型翻译作为教材的主要内容。同时,利用网络平台建立系统的动态翻译案例库,对纸质教材内容进行有效补充,形成包含文本案例、音频案例、视频案例等的多模态翻译数据库,立体化拓展翻译教材内容。

(2) 形式立体化。智能时代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数字化”转型,在教育领域表现为“数字化学习”,即师生通过数字教学资源开展教学活动。由此,翻译教材的形式应突破传统纸质媒介的局限,积极探索新型活页式纸质教材,“开发多媒体、流媒体、移动终端等载体,将文字、插画、照片等静态形式与音频、视频、flash 等动态形式的教学资源相互联系、互为补充,实现多介质的深度融合,发挥不同介质教材的功能和优势”(韩玲,张琛 2020:52)。各介质、各模态间的关联与互补塑造翻译教材的立体化形式。

(3) 服务立体化。教材服务于教学,是达成教学目标的重要手段(Cunningsworth 1984)。传统教材向使用者提供的服务是一次性、终结式的,立体化翻译教材的服务则以纸质教材出版为起点,依靠网络平台提供立体化服务。这种服务可以理解为纸质教材的“售后服务”,它全方位、多渠道地将翻译数字资源和互动信息提供给师生,确保以各种介质形式储存的教材内容畅通共享。换言之,“立体化服务贯穿教材使用的全过程,为教材使用者持续提供基于教学资源的增值服务”(韩玲,张琛 2020:53)。立体化翻译教材建设中,服务的立体化程度直接影响翻译教材内容和教材形式的立体化程度。

### 3.2 教材特征

立体化教材集数字化资源于一体,具有可听、可视、可练、可互动的优势。打造立体化翻译教材,不是简单地罗列叠加各类数字资源,而是通过精心设计和科学编排,呈现联系紧密、交互性强的融媒体教材,以革新翻译教学模式,推动翻译教学转型。为此,立体化翻译教材建设需要体现五个特征。

#### 3.2.1 思政性

教育部发布的《全国普通高校本科教育教学质量报告(2020 年度)》指出,高校应尊重各专业课程的特殊性,探索思政教育与各学科专业课程教学有机结合的有效途径<sup>①</sup>。培养新时代高水平翻译人才是立体化翻译教材建设的使命与职责,因为“翻译的过程也是价值主张、价值传播的过程”(程维 2021:58)。立体化翻译教材建设应注重在媒介素材的选取、讲解、分析和总结中体现立德树人的根本要求,将具有课程特色的翻译道德、翻译伦理、翻译标准、国家翻译意识、文本规范意识、目的语责任意识、语言服务意识、民族文化自信等思政元素如盐入水地融入教材内容,既体现翻译教育体系中翻译人才培养的知识导向,又重视价值观在翻译教学中的引领作用(覃军 2023:89)。

#### 3.2.2 针对性

教材的使用主体是学生,着眼于学生用户的特点和需求开发教材是确保教材使用价值的关键(李翠平 2017:74)。立体化翻译教材的针对性是指依据学生用户群体的特征对教材进行智慧设计,践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注重学生翻译学习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发挥。

<sup>①</sup> 参见 <https://m.gmw.cn/baijia/2021-12/17/1302724937.html>。

针对当下大学生适应数字媒介、青睐指尖学习等现状,翻译教材建设可配套开发相应 App 或课程弹幕,对配套在线翻译课程进行图文化、视觉化打造,使学生对教材产生亲切感,提升翻译学习兴趣和动力。此外,教材编写应针对学生层次不同、翻译基础各异的特点,对“教、学、做、练、测”各个部分的内容进行分梯度、分体裁、分板块的多元化设计,在翻译内容的组织上突出实践性和选择性,提供内容全面、类型多样的翻译案例,助力翻译课程的差异化教学和个性化学习。

### 3.2.3 时效性

立体化翻译教材的时效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教材内容须与时俱进,紧跟行业动向。我国已进入产业化翻译时期,翻译教材建设须对接国家经济发展需求,精选翻译行业中活跃领域的翻译案例作为教材的主要内容,特别要利用立体化资源的优势,确保超链接平台的翻译案例及时更新,通过“在建中用”和“在用中建”,打造时代感强、案例鲜活的翻译教材。

其二,教材中的翻译标准与技巧须符合时代需求。国内大部分翻译教材以传统的“忠实”为首要翻译标准,但产业化翻译一般要求译者能够根据不同的文本体裁、文本目的和译文受众,采取摘译、缩译、改译、综译、译写等策略处理原文。翻译教材要采用前沿、适切的翻译标准与技巧以有效指导当下的翻译实践。

其三,翻译技术须融入教材。智能时代 AI 技术的运用致使职业边界日渐模糊,各行业专业人士越来越多地借助翻译技术进行翻译。因此,将翻译技术有效融入教材章节(不是单独成章讲解)的意义举足轻重,是确保翻译教学与行业并轨的基础保障,也是“无技术不翻译”时代翻译教学的基本要求。

### 3.2.4 互动性

建构主义认为,教学是教师与学生以互动、合作方式对意义进行建构的过程(Jones & Brader-Araje 2002:1)。由此,学习的过程不是单向知识传授,而是多维的互动体验。立体化翻译教材凭借互联网高效、共享、便利的优势,可建立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学生与内容的互动平台,将翻译课堂中“讲授→习得”教学模式转变为“参与→习得”教学模式,真正贯彻“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教师与学生富有成效地使用教材,并与教材有效互动,是教材建设的最终目标(Graves 2019:339)。借助立体化翻译教材的互动平台,教师可以使用翻译慕课开展混合式教学,或利用教材论坛开展理论研讨、翻译争鸣、译文词云分析、最佳译文评比等活动,营造情境化互动教学环境。

### 3.2.5 衔接性

立体化翻译教材对静态、动态翻译教学资源进行系统整合,形成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嵌入式、交互式的新形态翻译教材(苗宁 2014:28),而翻译教材的关联与交互依赖于衔接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纸质教材与富媒体资源的衔接。立体化翻译教材将纸质教材阅读与移动终端阅读衔接,运用互联网技术促成传统阅读、平面阅读和网络阅读结合,实现纸媒翻译资源与数媒翻译资源的融合共享。

其二,教材呈现端与教材编写端的衔接。立体化翻译教材依托“云+网+端”平台,将教材呈现端(活页书、慕课、动态教材等)与教材编写端(数字资源后台、教师发布端等)衔接融合,通过不同介质传递教学资源,实现个性化资源获取和教学资源动态更新。

其三,教师端与学生端的衔接。通过教材的平台数据共享,教师和学生可实现有效互动,促进教师智慧教学和学生智慧学习。

#### 4. 立体化翻译教材建设的实践路径

立体化翻译教材以纸质教材为依托,运用互联网平台建设扩充各种翻译教学资源,构建翻译理论与实践关联、翻译在线课程与各形态资源互补的多层次教学机制。也就是说,立体化翻译教材以“纸质教材为依托,同步建设多种类型数字化资源,形成相互配套、相互支撑、互为一体的多元立体结构”(王丽 2021:114)。根据翻译课程的特点,立体化翻译教材一般由主教材、在线课程、动态教材、资料平台、电子课件、课程论坛等六大模块构成(见图 1),各个模块的内容与功能分述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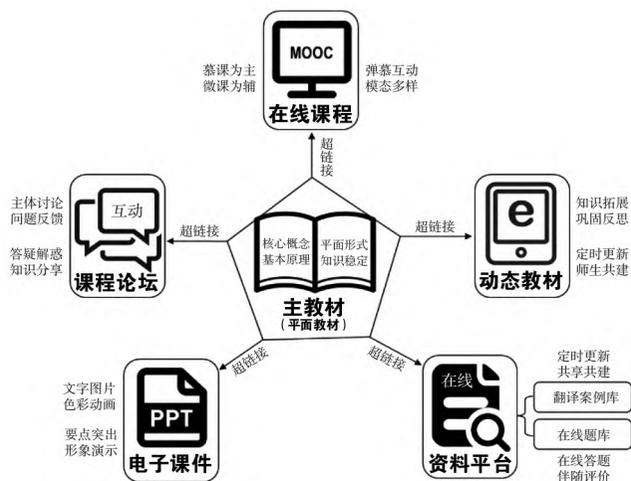


图 1 立体化翻译教材构成

##### 4.1 平面教材宏观统筹

平面教材即纸质教材,在立体化教材中占据主教材的地位,是立体化教材的基础与依托。由于平面教材通常更新缓慢,平面翻译教材编写应主要涵盖翻译基本定义、翻译本质、翻译分类、翻译过程、翻译标准、翻译原理、翻译与文化、英汉语言差异、翻译常用方法等结构、内容和价值相对稳定的核心内容与“硬知识”,以构建内容完备、知识系统的主教材。平面教材内容和模块的设计须具有统筹立体化教材全局的功能,通过网址、二维码等超链接技术有机关联在线课程、动态教材、资料平台、电子课件和课程论坛,实现纸质教材与云端教材之间的自然过渡,达到纸网立体交互目的。

需要强调的是,平面教材不是指传统教材添加二维码的教材,而是分模块、分维度设计的教材,比如在“热身”板块添加翻译案例链接(微课、音频等),在“翻译知识”板块添加慕课链接,在“翻译技术”板块添加术语库链接,在“课后反思”板块添加互动论坛链接等。平面教材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教学设计,不再是独立的教学资料,而是整个立体化教材的中心枢纽,是教材实现立体化的根本基站。

##### 4.2 在线课程深度融合

在线课程是平面教材的配套视频课程(Oremus 2013),由系统的慕课和碎片化的微课组

成,其目的是突破平面教材“硬知识”的局限,借助直观、可视、多模态的优势对翻译概念、方法与技巧进行诠释、分析、演绎与拓展。翻译在线课程的内容设计应紧扣平面教材,但绝不是“新瓶装旧酒”,简单重复照搬平面教材的内容,而是平面教材内容的拓展与延伸。在线课程的制作要结合移动终端学习的特点,把握精炼性,内容要简;把握开放性,选题要严;把握互动性,趣味要浓;把握多模态性,形态要新(覃军,向云 2020:71)。翻译在线课程还可借助跨服务器技术开通弹幕功能,实现教师与学生的“实时互动”。简言之,翻译在线课程“以数字方式多方位、多角度呈现教学内容,实现学习的跨时空性”(王林 2016:77),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在立体化教材中发挥助力器的作用。

#### 4.3 动态教材有效补充

动态教材相对静态平面教材而言,处于副教材的位置。动态教材是电子教材,紧跟时代步伐,关注翻译行业前沿,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因而能够弥补平面教材的不足。新时代语境下,由于语言和技术的发展变化,翻译类型、翻译标准、翻译策略、文本性质、翻译主体、译者角色、翻译伦理、翻译服务范畴等内容都会发展变化,翻译教育领域需要对这些变化作出回应(任文 2018:95)。动态翻译教材可以充分利用其数字性,打破平面教材束缚,定期更新、补充内容。科研和教研是创新性教材、教学资源建设的重要来源(王林 2016:76)。动态教材也可以及时吸收翻译领域最新科研和教研成果,调整和升级内容。

#### 4.4 资料平台巩固拓展

翻译教学不仅是传授知识,更是促使翻译知识向翻译能力转化。这一转化过程离不开充足的翻译实践,因此立体化翻译教材须含有较大库容的翻译案例库和在线题库。翻译案例库建设由教材开发者、出版社编辑共同把关,分主题、分模块、分层次建设理论联系实际的数据资源,具体可以是定期更新的成功翻译案例,也可以是经典的原文/译文对比体悟,以巩固课堂所学,拓展翻译知识,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在线题库建设应改变传统的测试模式,设置分梯度、分章节、分文体、分类型的开放性翻译试题,注重学生全面发展,利用“大数据”学情跟踪技术实现数字化伴随性评价。由于资料平台提供在线数据,检索便利、运行顺畅、更新及时、共建共享是打造立体化翻译教材资源库的基本要求。

#### 4.5 电子课件可视表达

电子课件是基于主教材配套设计的教辅资料,它的主要功能是对教学内容进行诠释、演绎、分析与总结。立体化翻译教材中的课件要充分利用文字、图片、图表、动画、音频、视频等多种模态,发挥各模态的功能优势,全方位、多角度地传递教学内容,展现翻译过程,解释翻译现象。课件制作不能简单复制教材内容,须注重构思与设计,使教学内容要点化、形象化、结构化、动态化和可视化。课件要符合翻译知识立体、多维、动态的网络传播形式,突显技术引领学习的优势,提高学生兴趣,促进混合式教学模式下的自主学习,提升翻译教学质量(覃军,向云 2020:72)。

#### 4.6 课程论坛反馈答疑

教材是据以掌握知识的手段,但不与他人沟通,单凭教材不能掌握所有知识(钟启泉 2019:6)。这表明,立体化教材应利用课程论坛平台建立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学生与内容互动的翻译学习共同体(见图2)。如果说传统的翻译教材是知识的单向传授,立体化翻译教材则打破常规,搭建了教材开发者、编辑、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沟通平台。平台可分模块设计,设置讨论反馈、知识共享、协同学习等子平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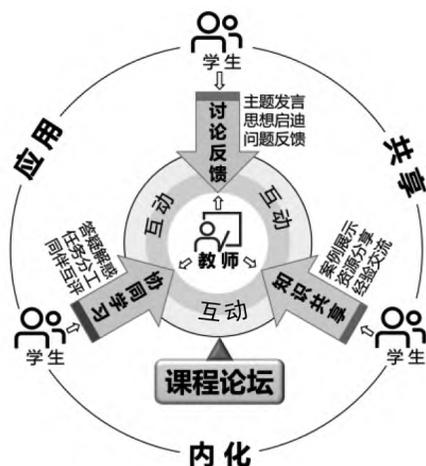


图 2 课程论坛“学习共同体”构建模式

在讨论反馈区,学生可针对平面教材、动态教材和在线课程内容提出意见与建议,或者就相关翻译案例发帖开展讨论。教师亦可就教学内容发布主题讨论帖,启迪学生思想,践行“教师是互动源头,学生是互动主体”的教学理念。在知识共享区,师生可分享翻译语料,交流翻译经验,展示成功的翻译案例。在协同学习区,学生可相互答疑解惑,互助处理翻译学习中的问题,亦可开展翻译项目合作、同伴互评等交互式活动。课程论坛以线上平台为基础,通过提供互动交流、互相促进的学习场景,使翻译知识在共享理念下得到广泛应用,进而被学生内化吸收。

在立体化翻译教材的六大构成模块中,除纸质媒介的主教材外,其余材料均以电子形式呈现。这就要求呈现电子材料的平台兼具网页版入口和移动端入口(App),甚至可以开发小程序端口,做到全平台打通,确保良好的用户体验。唯有如此,才能构建以纸质媒介为基础、以PC媒介和移动媒介为支撑、教学设计一体化、教学形式多元化、媒介模态多样化的交互式立体化翻译教材。

## 5. 结语

智能时代的教材正逐步由纸媒向数媒转型。翻译教材开发者和编写者应打破传统平面教材的认知藩篱,利用互联网立体化思维和人工智能技术,整合教学资源,开启交互模式,构建动态、新型的立体化翻译教材。混合式教学是智能时代教学改革的必然走向之一。立体化翻译教材建设本身就是一种教学设计,引领翻译教学从“记忆者”培育模式转向“思考者”和“探索者”培育模式,符合成果导向教育(OBE)理念,满足“新文科”背景下学生自主性、个性化和协同式学习的需求。我国立体化翻译教材建设当前还处于起步阶段。高校教师和出版社应主动顺应“新文科”建设要求,深入了解和掌握立体化翻译教材的设计策划理念,积极拥抱新技术,整合技术、工具和资源,参与构建符合时代需求、高质量立体化翻译教材,有力推动翻译课程教学改革与发展。

## 参考文献

[1] Cunningsworth A. *Evaluating and Selecting EFL Teaching Materials* [M]. London: Heinemann, 1984.

- [2] Frydenberg J & Matkin G W. *Open Textbooks: Why? What? How? When?* [Z/OL]. <https://hewlett.org/wp-content/uploads/2016/08/OpenTextbooks.pdf>, 2007.
- [3] Graves K. Recent books on language materials development and analysis [J]. *ELT Journal*, 2019, 73(3): 337-354.
- [4] Grönlund Å, Wiklund M & Böö R. No name, no game: Challenges to use of collaborative digital textbooks [J].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2018, 23(3): 1359-1375.
- [5] Jones M G & Brader-Araje L. The impact of constructivism on education: Language, discourse, and meaning [J]. *American Communication Journal*, 2002, 5(3): 1-10.
- [6] Nikoulitcheva D. Making translation textbooks [J].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2002, 10(4): 257-272.
- [7] Oremus W. *Forget MOOCs: Free Online Classes Shouldn't Replace Teachers and Classrooms. They Should Make Them Better* [Z/OL]. <https://slate.com/technology/2013/09/spocs-small-private-online-classes-may-be-better-than-moocs.html>, 2013.
- [8] Tomlinson B. Materials development for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J]. *Language Teaching*, 2012, 45(2): 143-179.
- [9] 程维. 道术并举,知行合一——翻译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思考与实践[J]. 中国翻译, 2021, (4): 57-60.
- [10] 韩玲,张琛. 对外汉语教材立体化建设和出版研究[J]. 中国出版, 2020, (21): 51-54.
- [11] 李翠平. “互联网+”背景下大学英语教材的数字化建设[J]. 出版广角, 2017, (16): 74-76.
- [12] 刘振天. 立体化教材建设研讨会召开[J]. 中国大学教学, 2002, (12): 45.
- [13] 苗宁. 翻译教材建设的实然诊断与应然设计[J]. 中国出版, 2014, (15): 27-29.
- [14] 覃军. 热观察与冷思考:翻译课程思政建设的现状、问题与实践路径探究[J]. 中国翻译, 2023, (1): 85-91.
- [15] 覃军,向云. 我国翻译在线开放课程现状及对策研究——基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在线教学的反思[J]. 中国翻译, 2020, (4): 67-75.
- [16] 任文. 新时代语境下翻译人才培养模式再探究:问题与出路[J]. 当代外语研究, 2018, (6): 92-98.
- [17] 王丽. 高校教材立体化建设思考[J]. 编辑学刊, 2021, (1): 112-115.
- [18] 王林. 师生合作式翻译课程立体化教材建设探究[J]. 湖北文理学院学报, 2016, (12): 75-79.
- [19] 王竹立. 在线开放课程:内涵、模式、设计与建设——兼及智能时代在线开放课程建设的思考[J]. 远程教育杂志, 2018, (4): 69-78.
- [20] 徐晔. 智能时代高等职业教育立体化教材的内涵、特征及实践路径[J]. 职业技术教育, 2021, (10): 32-36.
- [21] 张志新. 从“编写”到“共建”:大数据时代翻译教材的研发[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2): 149-152.
- [22] 中国翻译协会. 中国语言服务行业发展报告(2020) [Z/OL]. [https://www.sohu.com/a/465061174\\_378467](https://www.sohu.com/a/465061174_378467), 2021.
- [23] 钟启泉. 从“纸质教材”到“数字教材”——网络时代教材研究的课题与展望[J]. 教育发展研究, 2019, (6): 1-7.
- [24] 庄智象. 我国翻译专业建设:问题与对策[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 [25] 庄智象,黄卫. 试论大学英语教材立体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J]. 外语界, 2003, (6): 8-14.

作者单位:湖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 恩施 445000